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十六

雍正六年二月

上諭三十五道

初三日禮部題明朝鮮國補進貢物奉

上諭朝鮮年貢之例每年貢米百石朕念該國路程遥遠運送匪易著减去稻米三十石江米三十石每年進貢江米四十石便足供祭祀之用將此永著為例著行文

該國王知之

初四日奉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誠親王允祉平昔嗜利營私詐贓纍纍經戸部及管該旗事務果郡王等秉公清查允祉不知愧恥轉具摺陳訴於朕前朕召入問云果郡王辦理鑲藍旗事務毫無瞻徇出於至公爾轉以彼為非然則實心為國者果非乎且謂伊與爾不合伊果與爾不合爾又何由而知誠親王奏云聞之於巴顏德及朕詢

問巴顏德巴顏德不靜聽朕旨率爾對曰全無影響臣
並未向誠親王妄出一語誠親王又復展轉支吾奏稱
聞之於蘇白赫蘇白赫聞之於巴顏德色穆德二人怒
形於色仍怨謗果郡王及都統綽奇等不已出言甚覺
無禮在傍之諸王大臣目覩其狀合詞具奏請將伊交
該衙門嚴加議處朕令伊明白回奏今伊具摺回奏前
來朕觀前日巴顏德情形急遽無序嘵嘵有辭必有與
伊干涉之處其為虧心狡辯灼然無疑著革職與蘇白

赫一同等問質審都統綽奇辦理此事不徇情面甚屬可嘉著該部議叙具奏副都統常在亦係辦理旗務之人今誠親王只怨綽奇而不及常在則其但知畏懼誠親王而不以國家之事為事顯然可見常在平日專務求悅於衆公事並置之不問伊受朕深恩與衆不同理宜感恩圖報今伊行事如此甚屬負恩不加懲治無以為負恩溺職者之戒著革職等交刑部治罪王大臣叅奏允祉之摺並伊回奏之摺暫行收貯俟過齋戒日期

王大臣等會同刑部將鑲藍旗滿洲都統參奏之述舒
齊式等及永泰家人保徳等究審明白一併具奏奏時
將此二摺請旨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題參彌勒州知州伍綱昌謀陞
蒙化府同知奉
上諭所參伍綱昌著革職黄先爵著革去監生其營謀撞
騙等情及本内有名人犯該撫一併嚴審究擬具奏鄂
爾泰參奏此事甚屬可嘉各處督撫有舉劾之職朕又

令其保薦所屬官員以天下之大官員之衆其中豈無一二不肖之人鑽營上司希圖僥倖者若該管上司果能據實題參則衆人知所畏懼杜絶私弊屏去邪心於吏治風俗甚有裨益數年以來朕甚望天下有此秉公持正之督撫乃竟未見一人今鄂爾泰此奏誠不愧公正大臣之道夫為大臣者持躬律已雖可以自信無他而戚友家人及屬員胥吏各色之人甚多斷難保其必無招摇生事借名撞騙之弊其為大臣者既不能用心

覺察於平時及至敗露之後又復姑容隱忍妄謂化有事為無事化大事為小事以博寬厚之名其為害於人心風俗者不淺且摘發奸弊懲一儆百乃整飭官方之要道豈得謂之多事豈得謂之苛刻豈得謂之瑣碎若好為容隱行其私恩小惠徒使此輩作奸犯科之人感恩得志而已其於良善毫無裨益非聖賢之道也年來在內惟怡親王察出屬下作弊之人即行參奏而在外則僅見鄂爾泰此事此皆能訪察於平時而又不徇隱

於事後者大臣等皆當以此為法著行令各省督撫知之

又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石阡府知府員缺奉旨著臣題補今查現在無合例之員相應請旨揀補等語凡係奉旨題補之缺與尋常照例題補者不同若應陞官員內無合例之人即應將不合例而可以勝任者題補但將不合例之處於本内聲明具奏請旨如此則要地可以得人

亦不至稽遲時日矣將此通行各省督撫知之

初五日奉

上諭果郡王為人甚屬直樸謹慎品行卓然朕即位以來命王辦理理藩院及三旗事務數年王矢志忠誠毫不顧及己私執持正理槩不瞻徇贊襄朕躬允稱篤敬王徹有弱疾雖偶爾在家調養而一切交辦事件仍然盡心料理即近日叅奏誠親王一事亦非常人之所能者且從前待隆科多並不屈讓甚屬可嘉較之誠親王之

待隆科多年羹堯越禮致敬作諂媚卑污之舉動相去
奚啻天淵今承我
聖祖皇考六十餘年至聖至神化洽宇宙之恩普天共享昇
平固無庸似昔年諸王効力於行間朕以為若能盡心
為國備極忠誠恪守臣子恭順之道較之捐軀委命敢
蹈白刃者其人為尤勝其事為尤難著將王晉封親王
為朕之子弟及世世子孫之表範其一應典禮著該部
查例具奏

又奉

上諭據高其倬奏稱臺灣南路營參將員缺請於記名人員內欽簡補授等語凡屬水師記名人員俱已用於閩廣二省安得尚有未用之人如李春楊恩即係朕所記名者李春尚未到烽火門之任楊恩亦到任未久今因水師要地需人只得將此二人補授非另有深知之人而不用也督撫大臣於該地方應題要缺平時當留心人材遇有缺出擬名具題朕若另有記名之員人地甚

相宜者自然於伊等具題到日批出乃若將應題要缺盡推諉於朕是誠何意著飭行

又奉

上諭據孔毓珣奏稱龍門協副將景慧奉該管總兵官調取考驗遭風漂沒又該協右營把總謝廷彥輪值冬季遊巡帶領兵丁泛海亦被風漂沒等語聞之深為憫惻查康熙五十二年内福建臺灣廣東碣石有海洋遭風損傷官兵之事蒙

聖祖仁皇帝特頒諭旨令地方大吏加以恩卹並令嗣後通行但向來未曾分別官兵詳著為例恐地方官奉行不力或至日久廢弛亦未可定朕思海洋危險之地凡官弁兵丁等若因公事差委遭風受困者當照軍功加恩倘有不幸至於身故者當照陣亡之例優卹再漕運船隻在大江黃河危險之地遭風漂没者亦係因公情實可憫又如黃河下埽之人辦理工程不惜身命均當比照軍前之例定以恩卹之條著九卿分別詳細定議具

奏景慧謝廷彥及兵丁等應如何加恩之處一併議奏

又戸部侍郎法寶等叅奏錢局匠役潘士花等聚衆

喧嚷奉

上諭匠役人等食物短少尅扣之處如果稟明監督而監

督等置之不理其罪自應歸之監督嚴加議處若不曾

稟明輙敢聚衆喧嚷則刁風斷不可長應將匠役人等

嚴加治罪著交與提督阿齊圖會同該部審明定擬具

奏

初六日奉

上諭

闕里興修工程已經三年何以至今尚未告竣大學士等

可寄信與巡撫塞楞額令董事諸臣實心料理務使堅

固昭垂永久毋得惜費省工躭延時日報竣之後朕或

親詣展禮或遣親王大臣前往俟再降諭旨

又奉

上諭朕惟風雨時若百物繁昌皆由誠敬感格

天心用能福佑下民時和歲稔而司天號令長養阜成

風神之貺厥功允懋頻年以來朕虔祀

龍神有祈必應其福庇蒼生者歷有明驗因思古稱雨暘燠寒以風為本亦宜特隆祀典以答洪庥考之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風師虞書禋于六宗劉歆鄭康成之說咸謂六宗之内風其一也歷代各置壇兆至宋祥符間曾立風伯廟近代及本朝俱列

南郊四配之中典禮具備今欲於都城和會之地特建廟宇

因時禱祀以展朕為民祈福之誠應如何考據禮儀相度營建之處著禮工二部會同內務府詳議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前貴州貴東道李日更摺奏今歲黔省自夏徂秋民食甚艱竟有連日不舉火者各府米價甚貴每石一兩六錢至二兩不等何世璂隱匿並不陳奏且時至臬司衙門置酒宴會互為賓主置百姓呼籲於不聞等語朕覽李日更所奏因係屬員參奏上司體統所關不便將

何世璂詰問俟另行訪察確實與否再降諭旨並將李日更調取來京面加詢問朕心原未肯遽信也今觀何世璂新奏三事甚屬巧詐且無恥之甚實有玷大臣之職即如貴州地方向來受苗之害久矣從前石禮哈奏請用兵而何世璂陳奏力言其不可經朕降旨切責何世璂始具奏認罪今鄂爾泰等將烏蒙等素難攝服之苗悉行勦撫是以黎平接壤之謬冲等苗陸續就擒其餘皆聞風畏懼抒誠嚮化此雖會同楚省辦理實

鄂爾泰之功也今何世堪將他人辦理就緒之功攘為已功並無一字提及鄂爾泰且靦顏自述其調度之方並敷陳其善後之策而全忘其從前畏縮阻撓之語大言不慚莫此為甚又如貴州官莊學租米穀一項向來陋規名為散給貧寒之用而實為巡撫司道衙門之供應石禮哈摺奏將米變價以為各官之養廉此就貴州本地情形斟酌辦理者也今何世堪奏稱仍以此項之米穀為散給貧寒之用夫通省地方甚廣人數甚多何世

堪此舉徒有散給之名而無散給之實是石禮哈之改為養廉者欲與衆官公用此米穀也何世堪之指稱散給者欲廵撫一人獨據此米穀也益不但沽名而且併收其利矣又何世堪奏稱今年通省收成十分豐足間有數處八九分不等米價甚賤每一市斗價銀一錢合倉斗則一斗五升不止等語較之李日更所奏則大相懸殊李日更所奏或有過甚之處然伊身在地方豈敢以全無影響之詞見之奏摺今何世堪以十分豐收粉

飾陳奏則將百姓疾苦隱匿不報之處顯然何世璂已
降旨調取來京著將李日更奏摺一件何世璂奏摺三
件存貯內閣俟何世璂到京之日大學士九卿將此詢
問令其明白回奏

初九日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報歸化苗民冊籍奉
上諭前因長寨後路克猛等處生苗向化輸誠歸附版籍
所有在事官兵應行議叙賞賚者已著鄂爾泰分別等
次具奏今又續報歸化生苗戎長冗壞等寨冊籍甚屬

可嘉據鄂爾泰奏稱提督楊天縱辦理苗疆事務實心効力勞績懋著等語著賞給拖沙拉哈番以示優獎其在事官兵俱著議叙賞賚交與鄂爾泰一併分别等次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兩淮商人感戴朕恩急公念切數年以來將正項及帶銷銀兩俱照數全完又捐銀數十萬兩辦理地方公事甚屬可嘉今因揚州修濬水利工程又請公捐銀三

十萬兩以佐公費朕聞之心甚不忍此衆商効力之處
或係伊等力量寛舒實心踴躍合力捐輸以報國恩而
襄公事或係地方大臣官員等授意商人而有此舉著
詢問衆商令其務將真情據實呈明該督再行具奏請
旨
又戶部等衙門奏清查虧空錢糧奉
上諭清查虧空案件若不將差往之員預定考成恐伊等
怠玩從事且地方督撫若不與欽差官員一體考成使

之功過相同則必有推諉等弊於公事無益此本内未

會議及著再議具奏又本内奏稱江南浙江二省虧空

甚多應先行清查等語江南現有廵察御史浙江現有

觀風整俗使二省再各派一員同往辦理該部將滿漢

京堂科道職名開列請㫖又聞江浙近海地方偷運米

石出海之弊尚未盡除亦交與派往之人一併嚴查毋

得踈漏

十五日

諭各直省督撫布政使等任土作貢天地之常經守法奉公生民之恒性斷無有食地之利而不願輸納正供以甘蹈罪戾者何以錢糧虧空拖欠之弊積習相沿難於整理如此一則胥吏中飽之患未除也或由包攬入已或由洗改串票或將投櫃之銀銱封竊取或將應比之戸匿名免追種種弊端不可枚舉其故皆由於錢糧完欠細數官未嘗顯示於民在官則以為民欠在民則以為已完故吏胥得以作奸而官民並受蒙蔽也應飭州

縣官每年令各鄉各里書手將所管欠戶各名下已完銀糧若干尚欠若干逐一開明呈送州縣官查對無差即用印出示各貼本里使欠糧之民家喻戶曉如有中飽等弊許執串票具控則吏胥不得肆其奸盜矣再則不肖有司借端侵漁那新掩舊之弊不可不察也朕因各省舊欠甚多恐民力難於輸納格外開恩准其分年帶徵其應徵之數有在十年以內者亦有寬至十年以外者酌其多寡分別遠近此朕愛養黎元之至意期於

民欠易完而民力可紓也乃聞有不肖州縣官另立私冊於每年應徵分數之外溢額多收及至報解之時止照分數起解該管上司因其已經照數起解不復再行稽查而此多徵之數遂得任其侵那又成虧空之項且民間見已經完納者徒供官吏之侵漁亦遂怠其急公之念而抗延拖欠之事由此而起朕意分年帶徵之項亦應將花戶名下每年應完若干之處詳細開明出榜曉示令其按數完納違者治以抗糧之罪倘有急公良

民完納在分數之外者該州縣官加以獎賞據實詳報若州縣官果能勸導百姓於應徵分數外多完若干者著督撫具題照例議叙以上二條乃據朕所聞書示各省督撫布政使等其作何因地制宜之道與斟酌立法之處總在地方大臣詳察弊端權衡損益督率有司實心經理果得忠誠廉幹之人自無不可清釐之事即如閩省各屬虧欠甚多竟成錮習朕察知其弊特遣大臣前往清查而各官侵那之項俱已一一敗露此目前之

事中外所知者又如鳳陽知府朱鴻緒來京引見時奏稱在鳳陽任内有舊欠錢糧十萬兩之多伊將民欠確查明白以理曉諭勸導之民間無不踴躍輸將如期完納其胥吏地棍之包攬侵蝕者伊亦定限令其交完並諭以逾限不交即將眷屬監禁追比吏胥等果知畏懼依限交納於兩年之内清完十萬兩之逋欠此亦目前之事也治賦在乎得人除弊方能立政任地方之重寄者其慎思之

十七日奉

上諭前因李日更屢次具摺參奏何世璂任內事件是以將伊二人調取來京意欲令其質對今覽何世璂奏摺朕已深悉伊二人原係上司屬員而所奏事件又屬瑣屑細務不必令其質對何世璂為人尚屬謹慎老成但過於柔善不宜巡撫之任著留京以侍郎補用李日更現在患病著在京調理候朕另降諭旨

又奉

上諭黃成章初任順義縣知縣隆科多在朕前屢次薦舉朕因通州地方緊要將伊擢用知州伊在任數年一味沽名邀譽取悅於人全不實心辦事即如令其緝拏盜賊而伊故意疎縱令其禁宰耕牛而伊玩忽不問令其禁燬制錢而伊漫無覺察是其為人專以鑽營奔競為務於職分所當為之事全不經心若不嚴加處分無以為曠職營私沽名邀譽者之戒該部議奏

又山東巡撫塞楞額題叅兗州府通判羅鴻德侵匿

稅課奉

上諭向來各處稅課銀兩隱匿者甚多本應按律究治朕格外開恩屢降諭旨准其自首免其從前隱匿之罪並不追其多收銀兩所以曲全之者至矣而不肖官員尚有背恩違旨仍前隱匿者此等之人利欲熏心不知大義不畏國法尚得謂之有人心者乎應加重懲以儆貪墨且伊等既惟利是圖必使之失利方知醒悟今與以一年之限倘再有隱匿不行首出而待上司查出或接

任官查出舉報者除該員作何嚴行治罪外仍將多收之銀加倍追出賞給查出之人其有在任不行自首而離任後被人查出者亦照現任官治罪追賠此事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又湖北巡撫馬會伯查報解任天門縣知縣吳文煊虧空倉穀奉

上諭社倉捐穀聽民自便不可繩以官法朕頒發諭旨至再至三各省督撫辦理此事但當將已交在官而官吏

侵蝕者查令追賠若民間一時虛報數目而力量實不能完者悉令催交小民必致擾累此處朕亦屢行曉諭今據馬會伯奏稱天門縣勸輸穀石實欠在民應飭地方官於來年秋收時勸催里民交納等語所奏甚屬錯誤此項穀石不必催追聽從民便輸納吳文煊亦從寬免議併將此曉諭各省督撫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外省州縣官員引見時有留京以部屬試用者皆因

觀其人才具似屬平常而一時未能遽定是以令其在部辦事以試看之若此等之人用為部屬即照常例陞轉恐平常之員與部中辦事之能員無所分別非當日留京試看之本意凡奉旨交部試用之員俱俟該堂官委用試驗具奏保舉後方准照例陞轉著將此傳諭各部知之

又刑部等衙門議覆天津州知州宋晶與天津總兵趙國瑛互訐一案奉

上諭趙國瑛由旗下叅領朕加恩擢為天津總兵官乃不思感恩報効輙敢玩法營私縱云庇護親黨致書囑託一時廹於親戚之情面至於食牛賭博之禁奉有嚴旨内外各宜凛遵趙國瑛身為地方大臣更當實心遵奉並查拏他人之違禁者豈有因知州禁約廢弛而伊即公然犯法食牛之理觀此則伊衙署中私藏賭具不遵禁令之處顯然矣趙國瑛深負朕恩甚為可惡著照議革職發往阿爾泰驛站効力贖罪黑俊良致書說情係

奉上司指使情有可原著降二級留任佟金身為旗員不守法度倚恃親戚為地方官輙敢交結生事此等不法之處本内並未議及甚屬踈漏佟金著革職發往白都納當差趙國麟著降二級從寛免其調用宋晶著革職從寛免其徒杖餘依議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恭報松江府華亭縣地方甘露呈祥奉

上諭據奏松江地方

天降甘露該省臣民皆以為朕之功德感召所致合詞頌祝等語夫甘露之瑞載在禮經自古以來咸稱嘉慶今蒙上天恩賜若不以為瑞非所以敬承
天貺也但此番未見於宮庭上苑而見於松江想因江南地方官員有惠政及民或本地民人風俗良善有上感
天心之處是以錫茲瑞應昭示羣黎朕深為該地方稱慶若官民等歸美於朕朕不敢居也但願該地方官民紳士受

天恩賜倍勵虔恭官斯土者益厚其敎養之道居是邦者愈篤其忠孝之忱吏治清明民風醇厚則

上蒼眷佑錫福方來此則朕之深望也勉之勉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程元章條奏各欵具見實心辦事漳州地棍目無法紀攬攝考場希圖作弊甚屬可惡該督等已經奏聞似此不法之徒地方文武官員應嚴拏重懲以示儆戒考試冒籍之弊向來習以為常理當清查禁約各省學臣

未曾條奏及此惟楊超曾將陜西屬縣之事曾經奏聞況今滇黔楚粵等省苗民嚮化新增土司入學額數為學臣者尤宜加意禁飭毋使不肖士子冒其籍貫致阻士民讀書上進之路再者朕念各省學臣用度不敷特令各該地方給與養廉俾伊等盤費從容得以盡心考校杜絕私情但聞向來陋規學臣有餽送督撫之項今若外存養廉之名而暗中仍有餽送之實則考試必至不能肅清深負朕加恩學臣之意矣目前雖無此事因

恐將來日久弊生故諭及之

又奉

上諭上年署黑龍江將軍傅爾丹報稱鑲白旗達圖佐領下披甲人查書夫妻父子弟妹及叔祖母九人俱被賞伊為奴之紀二殺死等語此事甚可駭異凡屬免死發遣為奴之犯皆係秉性兇惡之徒發遣之後怙惡不悛者多往往在外恣意妄行不服管束伊主亦無如之何此等皆係已犯應死之罪格外恩免之人嗣後若仍有

兇暴者不論有應死不應死之罪伊主便置之於死將伊主不必治罪但將實在情節報明該管官員咨部存案其發遣當差之犯若不守法度被該管官打死者亦將該管官免其議處但將情由報部存案再徒犯與平人鬬毆被打身死者將平人治罪之處從寛減等如此則兇惡之徒有所畏懼自然改過遷善不敢為非矣著將此通行各處曉諭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永順土司彭肇槐恪慎小心恭順素著兼能撫輯土民遵守法度甚屬可嘉據湖廣督撫等奏稱彭肇槐情願改土為流使土人同沾王化朕意本不欲從其所請又據辰沅靖道王柔面奏彭肇槐實願改土為流情詞懇切朕念該土司既具嚮化誠心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優眷彭肇槐著授為參將即於新設流官地方補用並賜以拖沙喇哈番之職世襲罔替再賞銀一萬兩聽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產安揷俾其子孫永遠得所

著該部定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張棠蔣文瀾等因該地方興修水利裨益民生特捐已貲以助工程之用急公効力甚屬可嘉朕念張棠蔣文瀾二人皆係候補道員今因年老不能出仕特加京堂職銜以示恩榮張棠著加太僕寺少卿銜蔣文瀾著加光禄寺少卿銜蔣文源等照部議俟查明職銜到日再議嗣後各省若有急公効力人員該督撫具題該部

請旨

又奉

上諭上年聞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已令四川督撫設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頗好即湖廣廣東亦非歉歲不過近水之地畧被淹損何至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衆也因時時留心體察今據各處陸續奏聞大約因川省曠土本寬米多價賤而無知之民平日

既懐趨利之見又有傳說者謂川省之米三錢可買一石肉價一錢可買七觔此等之言最易動愚賤之聽又有一種包攬棍徒極言川省易於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饒每户得銀包送愚民被其煽惑不獨貧者墮其術中即有業者亦鬻産以圖富足其情弊大抵如此獨不思川省食物價賤之故葢因地廣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若遠近之人雲集一省則食之者衆求如從前之賤價豈可得乎况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數千里小民

離棄鄉井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餘資以供路費中途困阨求救無門不相率而為匪類勢必為溝中之瘠矣此時追悔亦復何及豈非輕舉妄動自貽伊戚乎草野識見庸愚必須訓示方能醒悟為地方官者當撫綏之於平日而勸教之於臨時開其愚蒙卹其窮困念念如保赤子時勤訓導使百姓知故土之可戀轉徙之非宜則愚民之不醒悟者亦少矣且各省皆有可墾之田土即如廣東高雷廉三府儘有荒地可以耕鑿而所以

任其廢棄者闡其故有二一則民俗好為爭競當其未墾之時則置之不問及至既墾之後則羣起相爭是以將可耕之壤拋為曠土甚為可惜一則墾田必須工本而寒苦之民不能措辦以致委諸草莽為有司者當如何經其疆界以息爭端助其耔種以資耕作寛其陞科之年優其上農之賞則百姓斷無有不踴躍鼓舞趨事赴工者矣凡地方荒棄田土皆地方官不實心愛養體恤百姓之所致也朕宵旰勤勞無刻不以百姓生計為

念數年以來所以為閭閻籌畫者費盡苦心兹頒諭旨
竝非禁百姓之謀食於他方也祇以愚民無知圖利心
切惑於邪說見異而遷遂輕舍故鄉甘受流離之苦朕
心實為不忍夫在彼在此皆吾赤子若本籍果逢歉歲
難以資生該地方有司自能仰體朕心即時奏聞朕必
沛以恩膏使之得所何必分散他方以希冀不可必得
之利乎著各督撫將此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等咸使聞
知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叅奏署武進縣知縣朱和均等徇縱蠹役科派銀兩奉

上諭朱和均陳陛誠俱著革職其徇縱蠹役科派銀兩等情及本内有名人犯該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江南各屬興修水利工程浩大恐蠹役人等借端科派者不止此二縣該督撫等應時加察訪有聞即行叅奏懲治勿謂已經叅處二縣可卸稽查之責以致或有疎縱俾奸蠹等苛索滋弊擾累民閒也

又福建巡撫常賚奏流犯鄧亞四同妻何氏脫逃署同安縣知縣王世遴等照例議處奉

上諭流犯鄧亞四同妻脫逃與單身逃遁者不同若平時加以約束或臨時即行追捕均不至於兔脫無踪觀此則該縣法度之廢弛可知矣嗣後逃走之犯有攜帶妻子一同走脫者將該管官從重處分並著該部定例具奏

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保送人員必量其材具可以勝任者方可保舉如大興縣員缺甚屬緊要有旨著加意揀選今鄂爾奇胡煦保送之庶吉士原袁戴等看來人雖似老誠謹慎而才具甚屬平庸未必勝大興縣之任但朕乍見實不能定其可否不便揀補著鄂爾奇胡煦於原袁戴等四員內指定一員能勝大興縣之任者保奏朕即將伊補授到任後如不稱職誤事經該府尹題叅即將鄂爾奇胡煦一併嚴加議處

又奉

上諭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程如絲於未正法之先自縊身死固屬地方該管各官疎忽之咎但程如絲正法之旨於部文未到之先此信已早到五六日顯係提塘於塘報中先期漏洩向來提塘之弊似此預通信息者甚多大有關係請將各省提塘通行革退等語朕思提塘管理京報設立已久若禁革不用似屬難行但伊等借郵傳之名作奸滋弊習以為常如奉旨正法之人可以

預通信息早使聞知亦可將奉旨寬宥之人先期設詞恐嚇詐騙其閒弊端種種不可不加防範應否如憲德所請將提塘通行禁革或如何定例俾緊要事件不致先期漏洩或以官人承充提塘分別賞罰定其考成著九卿確議具奏

二十六日刑部等衙門議駁江蘇巡撫陳時夏奏周得安致死弟命一案奉

上諭周得安謀佔弟妻復將弟命致死慘惡已極該撫將

得安照兄奪弟財持刀故殺之例擬絞具奏情罪不合該部所駁甚是巡撫陳時夏辦理地方事務悉皆盡心但於人命盜案之事審擬多未妥協已屢降諭旨切加訓誨從前朕因江蘇地方命盜之案甚多刑名之任較他省更為緊要白清在刑部辦事年久故用為江蘇臬司並望其與陳時夏共事一方受其教導今觀陳時夏之辦理刑名如此何能增長白清之識見著將白清調為浙江按察使令李衛教導之倘不勝浙江之任著李

衢據實奏聞董永艾久任臬司刑名素所諳練著調為江蘇按察使朕聞陳時夏在任於衙門微細之事及家務瑣屑之件皆親自料理毫不假手於人伊奏摺中亦自言如此朕曾屢加誡諭葢一日之工夫有限一人之精力無多若必欲將鉅細精粗之事悉出一人之手則工夫甚廹精力已疲顧此失彼必因小事求其周詳而大事轉致疎漏矣本末輕重之間不可以不審人有謂陳時夏短於才者朕謂伊非短於才祇以過於拘泥疑

畏不能任人而力量又不能兼顧遂多缺略之處供人
指摘耳為大臣者切宜留意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吏戸兵刑工五部堂官今皆各殫厥職贊襄政治共
相黽勉矢勤矢慎端方自持剔除情弊杜絶請託甚屬
可嘉朕深許之夫大臣者果能廉潔自守其用度必稍
不敷朕因國家政事資藉大臣之力而使之分心家計
朕心不忍五部大臣内除差往外省署印之人外俸銀

俸米著加倍給與其署理之大臣亦照此賞給若遇罰俸案件將朕分外所給之俸不必入議

又奉

上諭郎坤著革職枷號三個月鞭一百發落郎坤將三國志小說之言援引陳奏其罪不至於擬斬兵刑二部如此定擬具奏朕覽閱本章時即疑為出自查弼納之意今當諸王大臣前面加詢問知此稿果係查弼納所定而衆人從之者葢因查弼納原係蘇努等之黨從前曾

擬斬罪蒙恩赦宥伊欲自掩其匪黨不法之罪故將他人輕罪亦從重擬斬使衆人觀之以為法司之擬斬決者其所犯之罪不過如此也其居心甚屬狡詐著將查弼納交部嚴察議奏

又大學士馬爾賽等叅奏御史鄂竒善曽元邁該班早散應交部議處奉

上諭鄂竒善曽元邁不必交部議處伊二人係新進小臣即全無勤慎敬謹之意若不加教導無以為越禮偷安

者之戒著鄂竒善曾元邁每日在圓明園伺候將一切失儀諠譁之處俱交與伊二人稽查日未出時至宫門日入後退散倘行走再有怠惰之處定行從重議處著將此曉諭科道翰林等官既經此番教導之後倘有似此怠惰者即行從重處分必不寛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六十七

雍正六年三月

上諭四十一道

初一日奉

上諭前因明壽條陳永定河八欵朕嘉其留心河務而條奏事宜又毫不瞻顧覬其人尚明白有力量因一時未得其人所以擢用分司伊自到任以來所奏所行甚是

膽大孟浪方到任即条奏李維鈞又条奏李紱朕皆委曲教訓寬宥其過今覽此奏盡係私意欲朦混希冀僥倖不但越分言事且欺誑無理之甚深負朕恩甚屬可惡著革職拏問以為狂縱負恩者戒其任内一切錢糧工程著怡親王朱軾嚴察定議具奏分司員缺著石柱補授

又吏部議准寧古塔筆帖式白頜色保舉卓異奉

上諭此本内奏稱將該員准其卓異註冊俟命下之後調

來引見等語朕思既經部議准為卓異奉旨依議之後再行引見倘引見時其人不稱卓異之選則前後降旨未免互異非體嗣後各省所舉卓異官員該部應議稱俟到京引見後以卓異註冊如此方為妥協其有引見未滿三年之員而該上司舉為卓異者該部請旨定擬具奏不必引見

初二日奉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

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廹切救母之心實屬難得深可憐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為養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乃有以此要譽者是先儒論此者屢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

傷生臥氷或致凍死恐民倣倣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為善而於此例慎予
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
命為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為至弘不可以
毀傷為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
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
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

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仁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

母惟其疾之憂葢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偶有疾病尚以為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恕而矜之若純孝之子則父母之憐愛又當如何也若以已身患病之故致其子割肝肉以充飲饌和湯藥縱其子無恙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惕不安之理也況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

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啟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於倉猝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為孝也況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為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刲股以為回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為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

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為人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葢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廹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為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為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

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刲股之愚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傚者多則戕生者衆為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司廣為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自有常經而保全生命實為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槩加旌表以成閭閻

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

又奉

上諭據湖廣總督邁柱奏稱湖廣各屬堤塍歷係業户按糧派夫運土逐年歲修今各業户感戴皇恩軫念民生至計莫不踴躍懽呼情願出力照上年水痕加高修築其支河淤塞之處業户亦照歲修之例自行挑濬等語朕念修築江堤疏濬河道該地方既有歲修之定例今百姓踴躍從事加工修濬甚屬可嘉用沛特恩助其力

作查康熙五十五年湖北湖南地方興修堤岸河道工程帑

聖祖仁皇帝特恩賞助米糧人工之費共計銀六萬兩今朕遵照此例將帑銀賞賜六萬兩令邁柱於湖北湖南二省酌量工程多寡分派散給並飭地方有司實心料理使小民均沾實惠工程永遠堅固以副朕愛養楚民之至意

又刑部等衙門奏罪犯范龍驤改名捐官赴選籤掣

武强縣知縣照例治罪奉

上諭范龍驤係犯罪解回原籍不許出境之人輙敢改名捐官到部就選藐視法紀甚屬可惡著革職發往三姓地方給披甲人為奴互結之事甚屬緊要若如此輕處則互結之舉有名無實矣其互結之候選知縣詹來音等四人黨護匪人通同作弊此等欺誑不法無恥之輩豈可令居民上朱齊名著從川陝調回俱著革職

初三日奉

上諭
陵寢祭祀銀器等項向從光禄寺臨期運送此器皿關係祭祀大典路遠運送往返恐不潔淨且或致有損傷殊非誠敬奉祀之意且每逢祭祀運送未免徒費跋涉其作何辦理之處著禮部光禄寺會同查明議奏

又

諭戶部君民上下之間休戚相同本屬一體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民間之生計即國計也自古人君有

不恤民之災濟民之困者無此情理而至於歉歲蠲免之數往往多寡不同者則時勢嬴絀為之出於不得已也如明洪武時凡水旱地方稅糧即與蠲免成化時凡被災之地以十分為率減免三分弘治時全荒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以是遞減至被荒四分免一分而止我朝順治初年凡被荒之地或全免或免半或免十分之三以被災之輕重定額數之多寡順治十年議定被災八九十分者免十分之三五六七分者免十分之二

四分者免十分之一康熙十七年議定歉收地方除五分以下不成災外六分者免十分之一七分八分者免十分之二九分十分者免十分之三此例現在遵行凡此多寡不同之數或旋減而旋增皆因其時勢為之亦非先後互異意為增損也嘗見地方有司每不顧蠲免太多者益恐蠲賦則並減其耗羨不利於已耳此貪吏之見也朕嘗謂若於蠲免之時有所吝惜而平日不能禁官吏之侵漁是將災黎之脂膏飽奸貪之慾壑矣數

十年來雖定三分之例然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愛養斯民或因偶有水旱而全蠲本地之租亦且並無荒歉而輪免天下之賦浩蕩之恩不可勝舉而特未曾更改舊例者蓋恐國家經費或有不敷故仍存成法而加恩於常格之外耳朕即位以來命怡親王等管理户部事務清查虧項剔除弊端悉心經理數年之中庫帑漸見充裕以是觀之治賦若得其人則經費無不敷之事用沛特恩將蠲免之例加增分數

以惠烝黎其被災十分者著免七分九分者著免六分八分者著免四分七分者著免二分六分者著免一分將此通行各省知之朕視萬民實為一體痌瘝念切懷保情殷因思自古無不愛民恤下之人君亦斷無不急公親上之黎庶秖以時勢所值各有不同今就目前國用計之可以加惠吾民使霑渥澤是以斟酌分數定為規條倘將來國用益饒更可加增於此數之外假若經費或有不足凡爾百姓自然共知共諒踴躍輸將則此

例又可變通必不因朝廷格外之恩而遂忘奉公之本念也如此則君民一心上與下各盡其道太和洋溢感格

上蒼將見災沴全消雨暘時若豐亨有慶旱澇無聞豈不美歟並令各省督撫轉飭有司遍諭鄉村衆庶咸使聞知

又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等題參良鄉縣知縣冉裕棐懲責旗人烏雲珠奉

上諭旗民均屬一體地方官審理事務只當論理之曲直

分別賞罰不當分別旗民此本内奏稱將旗人遽行杖責亦屬違例等語朕不知向來有旗人不准地方官杖責之例著該部查明具奏知縣冉裕棐係奉行之員本無過失該督將伊參奏解任甚屬不合著將本擲還烏雲珠撞轎情由及杖責時曾否自供履歷之處著該督審明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邁柱奏稱原任武陵縣知縣馬騰衢任内虧空銀

兩應於原任巡撫趙申喬名下追賠十分之一等語夫為督撫者或操守不謹平時勒索屬員或沽譽邀名徇情寛縱以示恩惠有此二者倘屬員虧空敗露則當令其分賠如趙申喬當日居官操守清廉又復實心任事毫不瞻徇情面實大臣中之罕見者今伊屬員虧空未完若照例令伊賠補是清正任事之大臣與貪鄙庸碌者同一處分而子孫皆不免拖累殊非激濁揚清之道此項銀兩不必於趙申喬名下著追倘趙申喬名下再

有似此應賠之項俱照此例免其賠補凡各省清正任事之督撫倘有應賠屬員虧空之項朕亦照此加恩著該部將此通行各直省知之

初六日刑部等衙門議駁福建巡撫常賚題請強盜王彬生減等發落奉

上諭吳勝龍王三山殷成王彬生俱著即處斬餘依議此本部議甚是該撫疏稱王彬生雖擲石傷人但係輕傷即經平復情有可原等語凡強盜動手傷人即應擬斬

並無分別傷輕傷重之條不知該撫所引是何年所定之例若向無此例則常賚之勉强開脫兇犯者又是何心著常賚明白回奏若係按察使喬學尹擬定轉詳者亦著據實陳奏

又太醫院奏八旗內務府各高墻處當差醫士應輪班更替奉

上諭爾等所議是但稱所用藥物著醫士備辦深屬不合應在爾衙門一處支領奏銷再醫士二年一更換日期

太久半年一換爲是如内府應差醫士半年後即輪在鑲黄旗鑲黄旗應差醫士半年後又輪在正黄旗如此則九處只須五十四個月即輪轉一週若果勤勞用心爾等再行議叙具奏再本旗應差醫士現在醫治犯人倘有大病用藥見效病者願服其藥而適逢換班者恐致躭悞病體若有此等事著醫士具呈本處管事大臣及爾衙門許兩旗看視行走與換班之人一同調治俟病者已愈具結存案不許再往至於小病不得以此爲

例

初七日奉

上諭前日兵部議稱盛京管理驛站事務應於正監督之外添設副監督一員令五部堂官揀選送部引見等語已降旨依議在案今兵部奏稱將保送之正監督送部引見無一字及於副監督朕若不加詳察以依議批出則前後互異奉天官員必至莫知適從何所遵奉辦理倘照例以在後奉旨之事為準則必將添設副監督之

處寢而不行矣該部於數日之間辦理一事其中自相
矛盾全不照應甚屬疎忽總由不實心辦事之故著另
議奏

又

諭大學士等據巡察御史莫禮博等奏稱大名縣知縣周
嵩因署長垣縣任內有鬬毆擬絞之犯人患病危篤聽
其保出調治隨經身故一案被叅摘印該縣百姓於巡
察到時呼號哀籲咸稱好官被叅不知何故衆口一辭

意甚誠切隨加訪察知其果屬賢員為此奏聞等語夫鬬毆傷人之犯與盜案重犯不同因患病危篤該縣准令伊父保出調治旋即病故並非疎防受賄有情弊者可比該督撫遇屬員此等愆尤當觀其平日居官如何若係庸碌無能之輩固無足惜倘屬賢員而因此罷斥殊非大臣為國家愛惜人才之道邇等可即傳諭宜兆熊劉師恕若尚未出本可即行完結不必題參

又大學士田從典奏請致仕奉

上諭卿才品優長老成練達端方公直恪慎恭謹服官供職宣力多年簡任綸扉正加倚眷覽奏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著加太子太師銜以原官致仕於居第頒賞筵宴令部院堂官齊集並賜帑金五千兩為還家路費及高年頤養之資馳驛回籍起行前著來陛辭朕面加恩諭起程之日著在京官員等祖餞其行歸途所過地方其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著迎送旋里之後懸掛朕所賜御書匾額時令巡撫兩司親至其家將來頤養康

健一二年後再入京陛見以慰朕眷念老臣之至意

又刑部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題請將叅革盧氏縣

知縣黃猷立應賠銀兩照數著追奉

上諭黃猷立原係擬徒之犯其名下應追銀兩刑部議稱

勒限六個月照數追完如限滿無完將黃猷立照依原

擬即行發配等語黃猷立本是徒罪其應賠之項若逾

限不完當另議其罪倘於限內全完又當寬免其罪本

内俱未議及但稱逾限不完仍照原議則不完既無以

示懲而全完亦不蒙寬宥之恩輕重全無分別殊非情理所議甚屬背謬疎忽且勒限六個月為期亦覺太廹此事著另議具奏從前該部所辦追銀擬罪事件倘有似此錯悞者俱著查出奏明更改

又刑部議覆河南總督田文鏡題叅署魯山縣知縣莊歆婪贓各款照例治罪并定署印官不法處分奉

上諭署印如行刦自前明以來即有此語大抵從前之署印皆由於屬員之請託而上司之秉公委署者甚少每

有佐貳等官來京引見時朕詢問之下伊等辭色之間多以未蒙上司委署為憾可見不肖之員未嘗不以署篆為利藪也向來各省督撫未嘗條奏及此田文鏡所奏甚屬可嘉該部已議准行但署印係上司差委倘上司徇庇私人或自護其短容隱劣員不行參奏之處未曾定以處分尚屬疎漏嗣後署印之劣員除上司自行糾參者免其處分若他處發覺將委署之上司如何定其考成之處著另議具奏

初八日奉

上諭楚姚總兵官員缺著元江副將張應宗補授元江副將員缺著鄂爾泰於卯名揚哈元生官禄三人内揀選一員題補前因楚姚總兵缺出朕令鄂爾泰題補者蓋以烏蒙普雄鎮遠等處年來用兵勦撫副將内必有出衆効力之員鄂爾泰既委用深知即當遵旨題補總兵以鼓勵苗疆効力之官弁且此係新附之地關係緊要若以他省之員補授未必熟悉滇省事宜故令就近保

題以叔得人之效乃鄂爾泰不行題補請朕特簡不合今朕只得就滇省副將中以所知之張應宗補授至於其他効力之副將中或有更出張應宗之上者朕則無由知之也大臣等奉旨題補官員即當遵旨保題不必以總兵係封疆大員避嫌推卸特行曉諭知之

十一日奉

上諭護軍吳正額於三月初三日毆斃人命比時即應行文提督捕緝今經十日該旗始具奏行文怠玩已極甚

臘著交部察議仍令開具逸犯形貌行文直隸總督及提督衙門嚴行盤緝務獲嗣後凡係奉旨捕緝人犯及此等毆斃人命或關係要案人犯内如有脱逃著即行文八旗並提督衙門及五城察院令各竭力緝獲併諭直隸總督行文附近京畿之涿州良鄉通州昌平河間等處州縣官員將緝捕人等派定預備倘各旗有應捕人犯部文到日即行捕緝一面申報該督若有應捕人犯俟行文總督而總督轉行屬員躭延時日必至有誤

著即行文刑部都察院一面轉行附近州縣嚴行盤緝
其獲犯藏匿何地及容隱情由一經審出該旗及地方
各官作何處分其緝獲之大臣官員作何議敘之處該
部議奏
十二日兵部議覆雲南廵撫朱綱題請迤西等處裁
撤站馬奉
上諭滇省安站馬匹原係各官捐備應差者撤站之後自
應令各官收回免其變價況現今鄂爾泰等奏明仍將

此項馬匹安設臺站乃兵部屢次駁詰甚屬不合著另議具奏該堂司官著察議具奏

十三日刑部等衙門議奏林邦瑜偽造印信擬斬立決奉

上諭刑部議將偽造印信之林邦瑜擬斬立決查此案內藴文韜用假印偷賣米票同夥三人共得錢三千一百文為數無多非假印得官及大干法紀者可比從前只議定假印立斬之條至於作弊之事有大小所犯之罪

有輕重未曾詳細分別尚未允協著另行定議具奏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監追之案皆不過虛應故事有名無實向時年羹堯奏稱爲督撫者當知凡參劾屬員始初用極嚴厲至審結時再從寛開脫則無不感畏之理有如此奸詐之論似此則督撫寛嚴任意乃欲操作威作福之權也夫國家立法有其名必有其實名實相副方可示信故曰民無信不立今徒有監追之名而無監 追之實則國

法安在為督撫者果見屬員所犯之情罪尚輕則當據實奏明分別從寛之道蓋法重情輕者寧可減法以從輕何必務從重執法之虚名而又公然廢法使小人羣生玩法之心乎近來各省監追之案亦有下屬徇縱而督撫司道能查出參揭者而無知小人轉議其刻薄殊不知此乃奉法秉公豈得謂之嚴刻乎唐山縣知縣張彦昌署縣事張鏐擅令監追虧空之原任知縣倪正禮居住官房縱容家眷出入以致自縊身死此乃該員玩法

徇私鬼神為之敗露不容其掩飾也著將張彦昌張鏐仍留在唐山縣地方如倪正禮名下應追銀兩本人家屬不能完納即著張彦昌張鏐二人賠補俟全完日奏明令其回籍至於該管之督撫按察使明有徇隱情弊亦應加以處分嗣後直省虧欠帑銀之員作何分別監追其有應行監追之員而該管官疎縱者如何嚴定處分並將失察之督撫司道各官作何分別處分之處著九卿定議具奏

十五日戶部議覆浙江總督李衛條奏鹽務事宜奉

上諭李衛平日為人直率毫不瞻顧出言多刻性情驕傲易於招怨是以在朕前言其非者頗多而其操守廉潔辦理事務為國家誠心出力實所罕見前因兼管鹽務曾奏請頒給鹽政印信部議屢駁不准及李衛復將必當給印之處懇切陳奏部議仍復不准朕察其所奏有理特降諭旨准給今戶部於議覆兩浙鹽務本內不稱為該督而稱為該鹽政其為譏諷顯然及朕降旨查問

知該鹽政三字乃司官張復所更改者張復以新進小臣擅敢於本稿之內譏諷封疆大吏及奉旨察問又復欺隱詭避覿此實係妄為無知之小人一無可惜斷不可恕者況張復本籍雲南或因李衛在滇之日曾有宿怨或因有所黨同獻媚是以挾私為此其情甚屬可惡張復著革職發回原籍著該督撫嚴加約束以為各部司官假公濟私巧為播弄者之戒因此係初犯朕不深究微示薄懲倘向後復有此等者必審究重治以罪凡

屬司官辦理事務其有盡心出力所擬之稿周詳妥協者朕多查出記名加以奬勵若如張復之懷私譏諷非無心之過可比斷難寬宥以長惡習將此曉諭各部司官共加儆惕毋貽後悔此本著該部另寫進呈

二十日兵部奏請將揀選派往阿爾泰管理屯田之候補守備千總帶領引

見奉

上諭往阿爾泰屯田之候補守備千總人員由該將軍具

題保送方行錄用如不分別等次定其優劣則伊等罔知鼓勵著行文該將軍將屯田人員期滿更換之日分為上等二等三等具奏如果盡能實心効力堪列上等之選便可皆列上等如皆係効力平常應列下等者亦當俱列下等不可因有等次將効力人員强分優劣以人就等務須秉公分晰開列具奏

二十一日刑部等衙門議准浙江總督李衛題奏章王相致死章簡恒母老留養奉

上諭諸暨縣民章王相致死無服族叔章簡恒一案據李

衛奏稱章王相之母年五十七歲與年老應侍之例未

符但係青年早寡全賴章王相侍養可否准予留養出

自聖恩等語章簡恒之姪章佳生擔水經過章王相之

門王相索飲佳生不與王相之母王氏出言呵罵佳生

亦即回罵王氏遂往訴伊叔簡恒之家兩相爭角簡恒

將王氏揪髮揫打王相奔往拾取鐵鋤毆傷簡恒腦後

殞命夫索水不與其事甚小而王相母子遂尋鬧忿爭

是啟釁者實王相母子也王相毆打族叔以卑凌尊而又用鐵鋤凶惡之器非手足木械可比其情實無可原况伊母未及應侍之年但以守寡之故遂另開留養之條而寛其殺叔之罪恐天下凶暴之徒仗母氏之居孀而逞好勇鬬狠之習者不少矣李衛所奏甚屬不合著嚴飭行章王相照例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决

欽此

二十二日刑部等衙門議奏清苑縣革職知縣王游虧空處分奉

上諭依議此本内有未捐社倉穀石於各欠戶名下照數追完還項等語前湖北廵撫馬會伯鈌少社穀案内已降諭旨社倉勸輸穀石民間原未交官者不必催追聽從民便輸納今此項社倉穀石著該督將果否實係民間未捐之處確查具題請旨

二十三日奉

上諭魏廷珍奏稱違禁演戲之保長已杖八十發落等語查雍正元年間李鳳翥曾經奏稱鄉邑之中共為神會

斂錢演戲男女混雜耗費多端應行禁止朕因其所奏合理比即降旨允行盖州縣村堡之間豪强地棍借演戲為名斂錢肥己招呼匪類開設賭場男女混淆鬬毆生事種種不法擾害鄉愚此則地方有司所當嚴禁者至於有力之家祀神酬願歡慶之會歌咏太平在民間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槩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演戲而未分晰其縁由則是凡屬演戲者皆為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朕之立法皆凖之情理之至當從無

不可施行之事亦從無不便於民之事其有不便而難行者則有司奉行之不善也况朕屢諭各省督撫若有禁約難行之處即當據實奏聞以弛其禁若陽奉陰違無其實而有其名何以示信失體甚矣又如賭博一事乃應行嚴禁萬無可寛者而省會之地尚公然市賣賭具督撫兩司不能覺察豈有將民間不能禁止而國法所不曽禁止者一槩入於禁約之列此欲徒存其名乎抑果將踐其實乎恐問之督撫大吏亦無以自解也著

將此通行曉諭知之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不知向來有旗人不准地方官杖責之例故令該部查明奏聞今據該部查奏因思當年定例自有深意且遵行已久自應照舊但例內開載官員擅責旗人者降一級調用昨良鄉縣知縣冉裕棐擅責烏雲珠一案即按定例亦不至於解任質審而宜兆熊劉師恕將該縣特參前來並請解任質審甚屬不合宜兆熊劉師恕

所參直隷官員往往過於苛刻似此類者甚多封疆大臣不為國家愛護人材輙將可用之員因細故微瑕而致於擯棄豈不可惜著嚴飭行

又奉

上諭王璉從前來京引見時朕看其人才具甚屬中平亦不甚明白苗國琮由狀元侍衛出身才具可用但尚年少或於外任事情尚未諳練今新設王環營甚為緊要著將王璉苗國琮二員俱交與李衛就近酌量若苗國

琮可用即遵前旨以苗國琮補授玉環營叅將若王璉久在浙江且奉委查勘協巡於地方情形熟練即著王璉以副將銜管玉環營叅將事苗國琮以叅將銜署樂清協副將事

二十五日奉

上諭柳國勲朕向來不知其人因有稱譽之者是以調來引見朕看其人巧猾不端不可信用令其仍回原任欲徐徐訪察之及上年楊文乾來京陛見在朕前力言柳

國勲誠實不欺赤心為國隨伊父楊宗仁在任時深知其為人實係幹員等語朕意尚不深信楊文乾又言柳國勲之實心効力不負國恩臣可以力保朕見楊文乾如此陳奏料伊必確有所見適因江西臬司需人遂將柳國勲補授比時曾將此諭及廷臣今據湖北廵撫馬會伯摺奏柳國勲在湖北驛鹽道任内時兼收荆闗税銀指稱差人廵察各税口名色每月添設使費銀二百兩管理七月有餘共開銷銀一千四百兩零盡入私槖

現據委攷荆關稅務襄陽道趙之均口禀已將此項名色革除其銀併入正項解庫又柳國勲於應得養廉之外每年復受鹽商船禮引禮樣鹽禮以及批查等項陋規銀約八千餘兩在任三年有餘共計受銀二萬八千餘兩且聞柳國勲於支放水陸驛站工料銀兩俱有剋扣事事存私利已毫無公忠為國之心再現任驛鹽道高淳職司鹽務其柳國勲所受鹽商陋規銀兩該道知之甚悉既不秉公揭報又不詳明歸公游移觀望志在

踵行至柳國勲扣尅工料銀兩亦不查明詳報且年少性躁舉止輕佻政務多有未諳辦理甚屬懈弛即如裁汰船隻清查水手并驛站夫馬等案經臣屢次嚴諭始據詳復似此徇隱怠忽之員實難勝此鉅任等語朕覽馬會伯糸奏柳國勲之處贓款纍纍非尋常過愆可比不知楊文乾之極口保薦者何意朕看楊文乾平日糸劾之員尚屬公當而保薦之員多有錯悮如柳國勲之居官若此而楊文乾信之最深保之最力此即錯悮之

甚者著楊文乾明白回奏柳國勲著解任交與邁柱馬會伯逐款審明定擬具奏高淳原係戶部司官因其辦事有才人亦明白是以用爲湖廣驛鹽道今馬會伯奏其徇隱怠忽不能稱職高淳不便仍留湖廣之任著調補霸昌道就近試看

又奉

上諭朕前降旨令各省督撫提鎮等將副將叅將分別列為一等二等三等出具考語密咨兵部繕摺進呈但思

人之存心行事亦有先後易轍者若以等次考語既定不便改易則身列優等者或有自恃妄為之心而身列下等者將不復有奮勵上進之念非隨時造就之道也著再行文督撫提鎮等若先經分別等次咨部之各員內或怠惰前修或悛改舊習雖無功績劣跡不至於保薦糸處者則亦當優等降為劣等劣等陞為優等著督撫提鎮據實移咨兵部不必回護前言而有難意若前任上司所定而後任有應當更改者亦照此咨部不必

執一將此通行各省武弁等皆令知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覽律例舊文於名例内載有八議之條其辭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此歷代相沿之文其來已久我朝律例於此條雖具載其文而實未嘗照此例行者葢有深意存焉不可不察載而未用之故亦不可不明也夫刑法之設所以奉天罰罪乃天下之至公至平無容意為輕重者也若於親故功賢等人之

有罪者故為屈法以示優容則是可意為低昂而律非一定者矣尚可謂之公平乎且親故功賢等人或以効力宣勞為朝廷所倚眷或以勲門戚畹為國家所優崇其人既異於常人則尤當制節謹度秉禮守義以為士民之倡率乃不知自愛而致罹於法是其違理道而蹈愆尤非蚩蚩之氓無知誤犯者可比也倘執法者又曲為之宥何以懲惡而勸善乎如所犯之罪果出於無心而情有可原則為之臨時酌量特與加恩亦未為不可

若預著為律是於親故功賢等人未有過之先即以不肖之人待之名為從厚其實乃出於至薄也且使恃有八議之條或任意為非漫無顧忌必有自干大法而不可止者是又以寬容之虛文而轉陷之於罪戾姑息之愛尤不可以為優恤矣今修輯律例各條俱務詳加斟酌以期至當惟此八議之條若槩為刪去恐人不知其非理而害法故仍令載入特為頒示諭旨俾天下曉然於此律之不可為訓而親故人等亦各知儆惕而重犯

法是則朕欽恤之至意也

又奉

上諭翟斌如雖有不軌之心而事尚未行著改為立決斬

廣焦明山張冉公周三翟明遠俱著即處斬楊世隆王

君禄賈四衛智陳桂張鳳錦李積厚劉新寳俱依擬應

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德明著銷去紀錄二次免其罰俸

此案田文鏡督率屬員查拏匪類奸徒要犯未令一人

漏網可嘉之至皆由平日公正廉明所屬官員畏威懐

德故各能奉法盡職之所致直省督撫果人人肯如此
實心任事何令不行何事不辦也田文鏡著該部從優
議叙此案内失察之官員應行降革者著交與田文鏡
石麟悉心分别其平日居官尚好及捕賊實能竭力盡
心者著該督撫據實奏聞照降革之議從寬留任其居
官平常及捕賊未曾出力者亦據實奏聞仍照本内所
議處分

又奉

上諭布蘭泰將屯役工食銀兩實給虛領之弊查出參奏甚屬可嘉但錢糧支銷案內些微不清之項各省多有且沿習多年遂成陋規若悉照定例治罪恐干嚴譴者甚衆而督撫大臣轉有瞻顧包容不肯清查之意此案內常德壽等議處之處俱著寛免其應追銀兩照數嚴追還項嗣後各省舊案內若有似此相沿已久情尚可恕者俱著行文詢問本人有寛抑之處情願解任申辯則令解任質對若本人無可面訴情願賠完者則准其

完補免其處分著將此通行直省知之

又奉

上諭凡革職留任及降級留任之官員其陞轉開列及停扣俸祿之處自有定例但此等人員既留原任職掌班次一切照常其朝服頂帶亦應仍照本任品級准其穿戴以肅威儀著怡親王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闕里

文廟工程關係重大朕屢諭陳世倌遴委賢員敬謹修造陳世倌曾奏衆人咸願捐銀數萬兩以助工費朕不允行令其一切動用公帑毋得減損草率稽誤大工數年以來降旨申飭至再至三乃陳世倌濫用劣員鈕國璽以致侵蝕錢糧而採買木植不堪應用貽悞之罪實不可逭鈕國璽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鈕國璽侵蝕銀兩著勒限嚴追如力不能完俱著落陳世倌名下賠補還項著塞楞額另委賢能之員督催辦理務期工程堅固

剋期告竣不得惜費省工躭延時日報竣之後朕尚欲親詣展禮或遣王大臣前往恭代並查勘工程將此速行塞楞額遵旨奉行

又奉

上諭從前朝鮮國王李焞才幹優長政令嚴肅及李昀繼立遂不如前逮至李昑益覺廢弛此中外所共知者朝鮮國人與內地商人拖欠一案已歷多年雍正元年李昀即曾咨稱胡嘉佩等包攬專利等情經朕遣官嚴行

審究將胡嘉佩等重治其罪是伊等彼此交易拖欠不清積弊已久李昖顯有庇護之心難辭寛縱之咎今李昖具奏為伊兄辯訴寃抑是明明自以為寃抑而託為此語也況李昖李昑兄弟相繼事同一體功過有何分別而該國王强為分晰陳奏不過欲彰伊兄之過耳所奏甚屬瑣屑不識大體著飭行

又

諭刑部佟保塞爾圖委修水利營田之員乃敢玩法營私

以致虧缺錢糧伊等自有應得之罪該部應將此處聲明定擬具奏今引侵盜錢糧之律擬斬具題情罪不符亦屬太過著另議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武弁中之千把總雖係微末之員然兵丁出身行伍由此進階多有游歷至大員者但其職分甲微易遭參革內中如行止不端官箴有玷或嗜酒賭博性情乖張或衰惰廢弛才技庸劣者此等之人令其罷黜固無足

惜至於因公詿誤並無別情而其人平日効力勤慎有志向上弓馬熟嫻身材壯健者一經縁事革退營中拘於廢弁不便復令食糧遂至放廢終身實為可惜著督撫提鎮通行所屬於革職千把內遇有才技可用之人而所縁之事實屬因公無關於官箴品行者仍准入伍食糧俾得再圖上進之路庶人才不致淪棄而於營伍亦有裨益倘有徇情受托將不堪之廢弁濫収入伍者一經發覺將准其食糧之該管各官照徇庇劣員例議

處以儆冒濫

又奉

上諭從來盜賊之竊刦皆由於積盜之引誘豪棍之窩藏以致游手無賴愚悍之人被其鼓惑聽其指揮平時則分贓獲利及至事發各盜身罹刑戮而積盜窩主巧於脫卸飄然事外又復另誘他人肆其奸計此誠盜賊之源其兇惡更倍於盜賊極當設法緝捕務盡根株以除民害者也從前江南鹽梟孫君實李明卿等實匪黨之

渠魁地方督撫總置之不問殊縱容留經朕訪聞特書名姓諭令查緝納嚴拏方獲渠惡正法地方私鹽之患得以稍息至於直省豪惡積盜潛藏者儘有今李衛將金去疾周雍民等密訪嚴拏除積惡渠魁以安良善甚屬可嘉著交部議叙具奏直省督撫果能人人如此加意清其根源盜風何患不息良民自得安枕矣

又吏部奏議處太常寺參奏工部一案未經議及加級紀錄抵銷自行檢舉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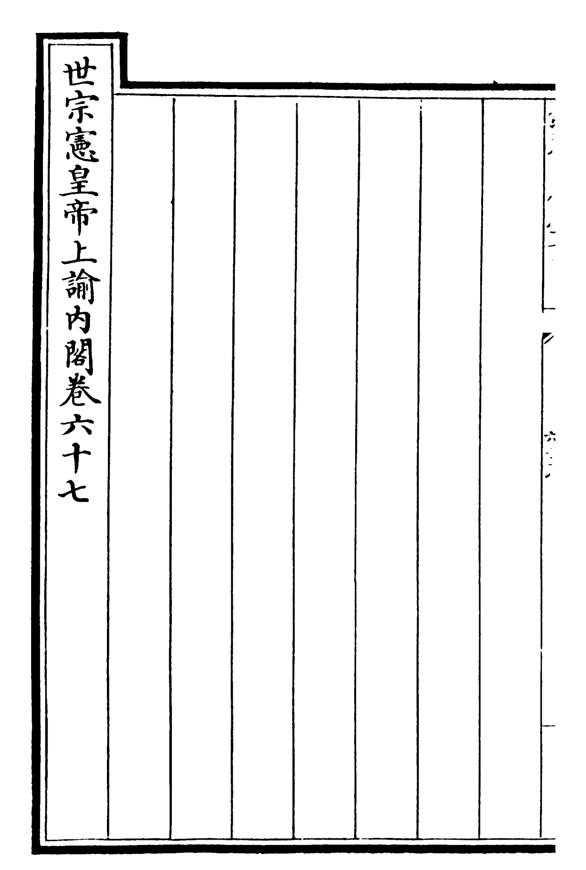
上諭凡有加級紀録之官員准其抵銷降罰者所以勗勵官常使之以功而補其過也今吏部議處工部一案將尚書侍郎之有加級紀録可以抵銷者竟未查明檔案遽行議處甚屬疎忽若非朕降旨詰問竟致錯誤夫以部院堂官朝列大臣而議處之時尚錯誤若此則各省降罰之文武官員有可以抵銷者其被司官忽畧遺漏或胥吏作奸高下其手以致屈抑不問可知矣嗣後部中議處內外文武官員如八法軍政及定例不准抵銷

者著該部於本内聲明具奏其有加級紀録例應抵銷而該部司官不行查明以致處分錯誤者若司官自行檢舉則將司官照例處分倘司官不行檢舉許被屈之員詳明該管上司咨部題叅將該司官嚴加議處如本員有受屈之處隱忍不肯詳明由他處查出者除不准抵銷外仍將該員議處如此則勸懲賞罰之例昭然畫一可以杜司官胥吏踈忽朦混之弊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吏兵二部議奏

又甘肅廵撫莽鵠立請將叅革固原叅將馬自忠虧空銀兩著落原任將軍潘育龍家屬追賠奉

上諭潘育龍當日居官操守平常是實但操演營伍効力行間勤勞久著

聖祖仁皇帝深加眷注此案內請將潘育龍革去職銜追奪誥命併將伊子治罪之處俱著寛免其應追銀兩伊子既經認完著於三年內陸續交納餘著核擬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六十七